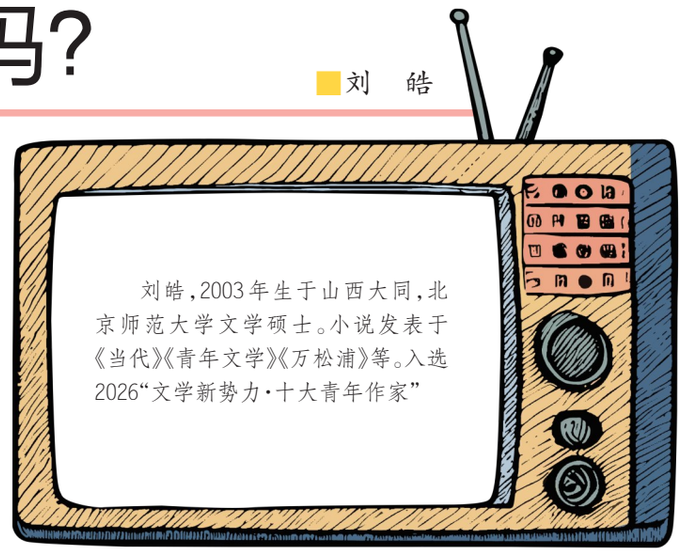
你知道姆巴佩吗？

刘 皓



刘皓，2003年生于山西大同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。小说发表于《当代》《青年文学》《万松浦》等。入选2026“文学新势力·十大青年作家”

踢到35分钟，下雨，比分仍是1:0，姆巴佩带球冲入禁区，伊拉克后卫一脚铲飞。中场休息，雷暴雨过境费城，下半场转播预计在两小时后，讲解员说。画面切换，四个人在演播室闲聊。

都六点了，我得走了，我真想看完。他从我脖子底下抽出胳膊，坐起身伸懒腰。这回我要赢个大的，他回过头，你记得吗，那个大堂经理，前几天买彩票，法国对塞内加尔那场，花了五十块，居然买的塞内加尔，那个傻子，花五十块打水漂。我朝肩膀提了提被子：塞内加尔在哪？他说：不知道，非洲吧，反正法国队有姆巴佩，怎么可能输？

水珠吧嗒吧嗒坠下来，他扭着上身在水龙头底下漱口。如果不是一个半月前在街角的事故，右手发力如旧，他不会丢掉便利蜂理货员的工作，也不用早起赶地铁，去十二公里外的商场，在餐厅门口招揽客人。他呼噜呼噜讲话，我听不清。他关掉水龙头，探出头。我脸上全是痘，好疼，他说。我说：口罩从早戴到晚，闷的，千万别挤。他说：比赛开始没？我说：还没。他刷着牙，讲话时一直吐泡沫：时间一拖，球员脚感会凉，法国队要小心啊。

之前图省事，他在出租屋换好工服，现在工服塞在包里。我可不想在地铁上当语文课本了，他说，那天有个小孩，一直念我衣服上的字，念完正面念背面，把地址也念了一遍。他背好包，从床头柜里抽出两只口罩，手背贴住我脖子：要是还不精神，明天继续请假，你这个月还剩一天假，对吧？实在不行，让何莉莉替一天。我说：我睡醒了再看看。他拔掉充电线：这场法国队肯定赢，钱一到手，咱吃大餐。

关门，脚步声，电梯一声叮响，合住，声音远去。刚认识不久，他也聊法国，不是姆巴佩，聊婚礼。连去北京都费劲，还聊巴黎。他说：以后吃席，我把凯旋门租下来，关上门，让你爸牵着你，从门里面走出来，交到我手上。我说：为啥不租埃菲尔铁塔？他说：我恐高啊，你忘了？记得让何莉莉当伴娘，盯紧老太太，别让她们趁着大门一开，蹿过去抢喜。

球场的雨还在下，我关掉手机。大雨连绵，人们背心湿透，卷着裤脚，从混乱的看台挤出来，四处找热水喝，我想象着。直到电话把我叫醒。两个好消息，先听哪个？他在过马路，喇叭声很大。我拉开窗帘，床尾亮起一角。我说：你不在餐厅？他说：法国队赢了。我说：还有呢？他说：那盒口罩扔了吧。我坐起身：啥？他说：我要换工作了。我说：为啥？他说：没意思，早不想干了。我说：打架了？他说：打个屁，文明社会，跟经理吵吵几句，不说了，我进站了，你收拾收拾，中午吃顿好的。

午后时分，风扇转得很慢，保鲜柜里的火腿肠卧在冷雾中，生菜垂着头。麻辣烫店里除了我俩，只有一个暑假工打扮的男孩。他弄开一罐燕京啤酒，碗推到边上。苍蝇绕着汤飞。我一颗一颗吃牛丸，馅儿烫，我边吃边看墙上的电视，浙江卫视重播综艺，几个明星在江面上划船，其中一人脚滑落水，救生衣卡着他的脖颈，大家哄笑。

电视静音，嗡嗡、啪，嗡嗡嗡、啪。男孩握着一把红色塑料拍，追着苍蝇打。他围裙背后写着“麻住全世界”。他忽然放下啤酒，盯着男孩：你能不能坐一会儿，别绕来绕去？男孩瞟他一眼，他戴着口罩。苍蝇贴在消毒柜上面，男孩蹑手蹑脚过去，啪，苍蝇翅膀滋滋响，像踩灭一小撮火。男孩弯下腰，用拍子铲起苍蝇，凑近看看，倒进垃圾桶里。他说：别打了，你听不见？男孩停下来看我。我说：你管人家干啥？喝你的，喝完回家。他说：弄得我心烦，你坐一会儿行不行？男孩愣在原地。我说：你休息一下吧，老板又不在。男孩走到角落，跟我俩隔开一张桌子，但没坐，屁股抵着桌边，眼睛还在搜罗着天花板。

他又望向电视：换个台，看看5台，世界杯。男孩不搭理。他说：换个台，看世界杯。男孩屁股离开桌边：遥控不在我这儿。他说：你不会找吗？我说：你喝多了？男孩握着蝇拍，像握着一把剑，攀过收银台。他翻出遥控，掉个个儿，换到5台。讲解员正在回顾上午的对局。VAR，越位判定。一回小冲突。姆巴佩进球的画面。他说：你看不看球？男孩不语。他说：我问你呢，看不看球？男孩盯着电视：不看。他说：你知道姆巴佩吗？男孩说：没听过。他捏着易拉罐：你竟然不知道姆巴佩？我说：你是不是有病？人家又不买彩票。他说：四年前世界杯决赛，姆巴佩，帽子戏法，全世界谁不知道？男孩说：哦。他说：你没看？男孩说：我那年在准备高考。他说：高考，你学习挺好。男孩说：不好。我扔掉易拉罐：你在这儿干暑假工？男孩扭头看我：不是，长期工，我一直在这儿干。

他用脚勾来一张塑料凳：你过来，坐这儿，来。男孩说：我不能坐。他说：坐，我让你坐你就坐。男孩把遥控放回收银台，坐过来。他在口罩下喘气，眼镜是白的。他说：口罩摘了，咱俩聊聊。男孩说：我不摘。他说：摘了。男孩说：你要没事，我继续打苍蝇。他说：我说话不管用？我说：你今天咋回事，欺负孩子？他说：你别说话，口罩摘了，咱俩聊聊。我抓起钥匙和手机，站起身：我吃完了，走吧，回家。他拽着我手腕，说：你坐下，坐下，没事，我就是想聊聊。一根筷子掉到地上，我的脚尖踢着凳子腿。我说：那你聊吧，我先走。他说：你坐下。男孩弯腰把筷子捡起来。我只好坐下，手腕握在他手里，手指又粗又热。

他说：今年世界杯，法国队能赢吗？我说：有正经话没？男孩把蝇拍横放在大腿上，说：赢不了。他说：赢不了？你都不看球，就知道赢不了？男孩语气平静：刚刚骗你的，我看球，不光看，还踢，嗯，法国队赢不了。他说：有意思，你这个样子还踢球，你现在还踢？男孩说：不踢了，一年多不踢了。我把手挣脱出来。他说：姆巴佩为什么赢不了？男孩说：他的好时候已经过去了，正在下滑，他在皇马也是下滑。他说：好时候？男孩说：哪个球员都有黄金期，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再使劲也没用。他说：你还挺懂，你还真以为自己懂了。男孩说：你没踢过球吧。他说：说你胖你还喘上了，国足现在这样，就从你们这儿坏的。我有点想笑。可我说：能不能好好聊？

他掰下手机壳，取出夹在里面的彩票，拍在桌子上。你仔细看看，我花一百，要赚多少？你算算，他说。男孩说：哦。他说：你数学也不好？男孩说：以后你要亏的。他说：以后？你看我缺这一百？你把口罩摘下来，我看看你长啥样。男孩说：我说了，不摘。突然，他伸出一只手去抓，我来不及阻挡。眼镜甩到地上，男孩捂着左脸。你疯了？我说。一块月牙型胎记？童年厨房失火烧伤？一回争顶留下的鞋钉疤痕？像电视剧里那样。我忍不住飞速想象。男孩戴回眼镜，他脸颊干干净净，只是很红。他终于站起身：彩票留你这儿，踢完小组赛，我还来，到时候咱俩聊聊。他走出门，我说：他喝多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回头看那个男孩，正在桌底找口罩，皮肤好得令人失望。

四天后的凌晨，他叫醒我。法国队小组赛最后一场，踢挪威。开场挺乱，挪威领到一张黄牌。天快亮了，我抱着热水壶，屏幕照亮他的脸。姆巴佩奔跑起来，风很大，背心像旗帜一样鼓动，草皮飞速后退，他过掉一名后卫，又过掉一名，他跑得愈来愈快，正朝着下一个方向突围。

裸颜（外一首）

你习惯了事物像切开的水果
向你袒露，不赞吹灰之力
便能抵达某种内在，言说
它们的命脉，或者本质
事情变得简单。总有人为你
揭开面纱，但他们终将老去
往后，要独自呈现
伪装之下，是谁的脸
掩藏的背后，怀有何种意图
这里拒绝洞见。你必须
捣碎自己，穿过细密的网格
探究隐秘所在，在成人之年

遮 颜

如果足够细心，你会发现
干净的台面，附着许多小颗粒
洗过的油桃，表面残留水痕
两个人牵着的手，泛着微光
薄薄的质地，仿佛轻纱
覆盖在表面，那么暧昧
那么意犹未尽，不可或缺的存在
失去了，反倒索然无味
你用她的矜持，掩饰你的慌乱
用她的秘密，原谅你的秘密
补上妆容，层层叠叠
才有看不尽的风景
必要的迷雾，在此时升起
万物如你，捍卫自己的内心

定官，本名蓝定官，1996年生，瑶族，广西都安人，文学硕士。作品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北京文学》《作家》《星星》《广西文学》《诗歌月刊》等。曾参加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

主题词写作——

面 纱

蝈 蝈

荆炜琪

一

自从福生走后，挂上面纱，淑珍也没想过要摘下来。她的斑就一块，草绿色，粘在她右边的脸颊上。这块斑是突然出现的，她也记不清具体的日子，可能是女儿说要来北京工作，也可能是福生生病那天。医生说，应该是慢慢显现的，只不过开始的时候颜色不深，她没发现。她不相信，只觉得睡一觉起来就有了。医生说没事，成因不清楚，可年纪大了最好也别动它，先观察着。从医院出来，突然扬起沙尘，门口有卖面巾的，她就买了一个挂上，看着大街上人人挂着个面巾，居然觉得很安心。

回到家，女儿端详，觉得不妥，换成了面纱，淑珍也满意，斑在面纱后若隐若现，增添了几分神秘。淑珍想，别人的斑都是零零散散，甚至有些好看，以鼻子为中央，星辰一样洒开，她的却像一块缠人的苔藓。她每天起床都对着镜子研究她的斑，形状、厚度、颜色，记录在一个小本子上。记录到第十一天的时候，她决定再去医院，连着跑了七八家医院，也没能确诊。淑珍半夜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上一块块滑动的光斑，感觉斑在身上乱窜，或者布满身体，大片大片呼吸。只有戴着面纱能给她安全感。

周末和女儿一起去公园，阳光被树叶过滤成一块浅绿色光斑，形状变化着落在女儿的脸颊上。女儿看着自己的手臂，俏皮地说，妈，你看，我们这是同款。淑珍觉得一丝暖意涌进胸口，心想，要是福生，肯定挺喜欢这个公园。蝈蝈在这时叫了起来，艰涩突兀，有些凄厉。

女儿蹲下，用木棍扒开草丛，看到一只用竹笼装着的蝈蝈。她知道女儿心软，必须把蝈蝈放出来才行，可半天也没找到趁手的工具。女儿突然眼睛发亮，妈，咱们带回去养吧，爸不是最喜欢蝈蝈吗？给他养着。

荆炜琪，1996年生，中央民族大学文学博士，作品发表于《青海湖》等

淑珍恍然。每年夏天，家里门边角漆皮磨损脱落，露出木头内芯来，沾了夏日的热气，湿湿软软的，变得有些黑亮。铁丝歪七扭八地从门上长出来，下面结着与这个一样的竹编的网兜，里面住着一只张牙舞爪的蝈蝈。淑珍只得答应，为了福生，她没法拒绝。淑珍不会照顾动植物，甚至还很害怕虫，她回忆着福生的样子，给蝈蝈摘下新鲜的大葱。她想，这小东西也是捡了一条命，凑合过吧。

蝈蝈总是午后大叫，淑珍一手堵着耳朵，一手提着蝈蝈笼，想放在玄关，可在她提起笼子的一瞬间，它就不叫了。这么多天她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只蝈蝈，绿色的翅膀，刺眼，半透明黑色的纹理。通体是浓郁的墨色，翅膀似一抹新绿，震动的时候发出声响，突然冒出来。AI说蝈蝈身体颜色越深，代表着年龄越大，通常活不到秋天，寿命只有一个月左右。淑珍怅然，摸着笼子心里想，原来刚刚认识，就已经是要分别了吗？

秋风秋雨来了，蝈蝈依然在大叫，叫声没有半分变化。与蝈蝈对视那天后，淑珍学着福生的样子，带着蝈蝈下楼晒太阳。时间长了，小花园里看着孙子的阿姨们就来和她聊天，小朋友们也来围观。蝈蝈很享受万众瞩目，每当人多的时候，它就叫得更洪亮了。

有天下雨，淑珍没带蝈蝈出门。晚上女儿加班，她正准备凑合，门铃响了。淑珍打开门，一个小女孩说，蝈蝈奶奶，我是豆豆。豆豆进来就直奔着蝈蝈去，淑珍跟着她。豆豆把蝈蝈竹笼子上插着的葱往里推了推，谁知道葱透过笼子洞口反而掉到地下，蝈蝈顿时叫起来。豆豆说着对不起，将小葱插了回去，蝈蝈便停止了叫声，淑珍有时狐疑，这蝈蝈莫不是通人性。豆豆笑了，说蝈蝈的翅膀是绿色的，和奶奶的斑一样，不愧是亲生的。淑珍心里一紧，伸手去摸自己的斑，此时蝈蝈奶奶才意识到，她没戴面纱。

豆豆奶奶来了，豆豆还在蝈蝈笼子前，怎么叫都不走。淑珍说，要不豆豆你给它起个名字吧。豆豆毫不犹豫，叫芙芙，我最喜欢吃泡芙，就叫芙芙。淑珍也正式晋升为芙芙奶奶。

二

从公园捡了只蝈蝈，母亲就没有那么关注脸上的斑了。蝈蝈触发了我遥远的记忆，夏天父亲总喜欢从菜市场带只蝈蝈吓唬母亲，只要母亲尖叫，父亲就笑着对我说，几十年了，一点没变。我凑近了看，蝈蝈的腿上有一排细尖的钩子，脚是腿向外折了一下，踏在笼子上面，肚子和翅膀油亮油亮的，饱含肉质。每次我巨大的眼睛覆盖在竹笼子上时，它总是在和我对视的一刹那叫起来，耀武扬威。

父亲去世以后，我第一次见到蝈蝈，就想把它带回家养着。家里太静了，静得瘆人，便怀念小时候那样聒噪的夏日。有天我回来，妈妈罕见地笑着说，这只蝈蝈很受人欢迎，天天下楼都有一群小孩子围着。我屏住呼吸，她居然没戴面纱！我看向蝈蝈，它和我对视，眼神坚毅，身体油亮。

蝈蝈让母亲在小区出了名，母亲也变得爱出门走动，大家都叫她蝈蝈奶奶。我开始产生幻想，幻想蝈蝈是父亲变的。因为产生了这个想法，我越看它越是像父亲。早上的时候，芙芙总是会伸伸腿儿，不停地划拉着自己腿上的毛刺，父亲也总是会晨练，十分坚持。父亲出门总是要打扮妥当，衣服皱了要熨，裤子色彩不搭配也不行，即使只是去路口吃个饭。有时候熬夜加班，芙芙站得笔直，身体乌黑发亮，像擦了油，神气地仰着头，眼睛滴溜溜的。它的翅膀已经有些萎缩，叫声仍然明亮，身体线条到了尾部还勾起一个尖尖，像拿着号角一样。我想，它和父亲一样，总是充满生命力。

蝈蝈确实和父亲一样，在一个普通的早晨，突然死了。全身僵硬，支棱着，直挺挺地躺在那里，好像被什么人下了毒一样，死得很果断。那天母亲不在，她去隔壁阿姨家帮忙包饺子，我当机立断：不会再让蝈蝈就这么离开我和母亲。我穿好衣服，拿起蝈蝈，跑到楼下菜市场，还好有卖蝈蝈的小贩，正挑着个扁担，上面有几十成百只蝈蝈在叫。我拿着蝈蝈，观察每一只的翅膀，草绿色的翅膀，分别对视，找到心仪的那只。

我买了个新笼子，像个小号的鸟笼，长着精致的圆木栅栏，红木色的漆，些许雕花。当我终于把蝈蝈带回家的时候，家里十分热闹。有两位阿姨和我妈一起包饺子，一人拌馅，一人擀皮，屋里的吵闹声盖过了我开门的声音，直到我关上门，豆豆跑过来。一位阿姨说，你看，我就说姐姐带着芙芙出去晒太阳了。豆豆接过我手里的蝈蝈，拿到餐桌前，她说，这不是芙芙。

我很紧张，瞥了眼母亲。母亲只是笑着，豆豆奶奶接话，这就是芙芙，姐姐给芙芙换大房子啦。大家哄笑，话题继续围绕芙芙，这只蝈蝈活了这么久了，换成人得三四百岁了吧。我逃回房间，继续说服自己这个决定的正确性。

从此，芙芙成为一个符号。流水的蝈蝈，铁打的芙芙。母亲不在家的日子越来越多，周末有时也和阿姨们爬山、拍照。我换起芙芙来也更加顺手，因为芙芙而来的阿姨也越来越多，小小的眼仁泛着亮光，兴奋溢满了每条皱纹。连母亲都调侃，以后来看芙芙都要收费了。

芙芙也挺争气，从盛夏叫至寒冬，再次死亡，母亲终于还是看到了这个场景。当天傍晚时分，母亲并未开灯，她坐在夜色里发呆，桌上放着第五只芙芙，我下班打开灯，吓了一跳。母亲的声音很温柔，她拿出自己的面纱盖住笼子，说，等着你呢，我们去把芙芙埋了吧。